

我的第一首诗，写的是母亲手执灯火在山坡送别我的情景，那是1983年，我19岁，在安徽师范大学读大三。当时，校园里写诗的人很多，大家都沉浸在文史哲里，深夜荷花塘边花朵暗红，争论不休，用的都是大词。偶尔也会有人独自离开队伍，落落寡欢，心烦意乱——青春，宛如一阵不经意的道劲之风在头顶梧桐叶间飞卷。

1984年，安徽师范大学刚刚创办“江南诗社”时，我是最早的诗社理事和《江南》诗刊编委。

我的第一首诗后来在校报发表了。当时，“江南诗社”的同学开始在文学杂志上大量发表诗歌，前前后后估计有100多人。

大学毕业后，1985年，我被分配到黄山一个偏远的山村中学任地理教员，因地处偏远，和同学失去联系，与同时期大学生写作更是拉开距离。

其时，我情绪苦闷，人也急躁得完全无地自容。动辄去西北，去高原，去云南、四川——在江西鹰潭市的深夜，我写过一首关于南方屋脊的诗；在一个蓝幽幽的黎明，我发现火车把我带到了广西桂林，实际上我要去昆明……如此跌跌撞撞几年，在攀枝花市的芒果树下，在苗族山寨，我都写过心烦意乱的诗，但遗憾的还是没有找到自己。

时间到了1988年夏天，放暑假时，我从黄山回到故乡宿松。在宿松县城的“小小书店”，我意外买到一本诗集——《夸西莫多，蒙塔莱，翁加雷蒂诗选》，钱鸿嘉先生翻译，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，黄黄的封面，薄薄的小书。

这本书像一个奇迹，完全将我点燃——它隐秘低沉的音调，质朴凝实的词汇，梦幻般的乡村景象，使

我一叹三咏，低回不已，与我以前读过的美国诗歌区别极大。

1989年，我调入马鞍山五中教书，认识了诗人杨键，恰好他也从这所中学毕业。在马鞍山，我开始在《中国作家》、《诗刊》等杂志大量发表作品。有次，在马鞍山市图书馆，在《中国作家》1988年5月号上，我看见自己的一组诗与海子、开愚的诗歌发在一起，很受鼓舞——当时，海子尚未自杀，也没有现在这么有名，但是在我心里，他早已是个诗歌天才。仅仅《中国作家》杂志，就曾经连续发表过我6组诗歌。

1998年，我把诗稿寄给远在巴黎的宋琳先生——我们素不相识，但是他对我的诗歌较为看重，在北岛主编、他任诗歌编辑的《今天》杂志上，以头条位置发表了我7首诗。

2006年，我收到了一本天蓝色、装帧考究的日文版《中国新世代诗人》，收录了我5首诗歌。

在这本日选诗中，我的《枫香驿》翻译为《枫香宿》，整首诗译成古怪的日文，隐隐约约我能够认出一点汉字，但好像它又不是我写的。同时，也使我陷入思忖，使我回忆起20多年前那个夏夜，一个中国乡村青年受到9首日本诗歌影响，找到了自己的音调——我的这几首诗，在日本会有青年看到吗？今天的中国乡村早已变了模样，他们是否会有遥远的内心呼应？

自我写下第一首诗，转眼已有30个年头，我心中依旧萦绕着那首诗中母亲手执灯火的形象……那盏灯火，使我至今仍然偏爱质朴的、甚至是贫乏的诗句。

心灵即技巧，这几乎不必考量一个诗人的才华，而更多的是虔诚、静谥和耐心。

丝瓜心

张秀云

“家家瓜架傍篱搭，满架黄花满架瓜。藤缠萝绕蔓连蔓，分甚邻家与自家。”这首小诗里说的就是丝瓜。昔日农家，说不定两家共用着一墙一篱，丝瓜蔓儿沿着竹竿篱院爬过去，藤缠蔓绕难分难解，两架丝瓜就合成一架了。架上黄花明艳照眼，蜜蜂嗡嗡嘤嘤成群飞舞，翠果儿累累垂垂，游戏其下的稚童，一不小心就碰着头了。这情景，养着两家主人的眼呢，谁还会计较此瓜彼瓜？

最喜青嫩的小丝瓜，一条一条的，碧绿细长，从翠叶丛里疏疏地垂挂下来，底端坠着那么一朵朵玲珑的花儿，丝瓜半尺多长的时候，那花儿还亮晃晃地开着，风吹来，跟着瓜儿一起荡秋千，真是夏末秋初里一道美丽的风景。自然界的果蔬们，往往是花褪残红方结子，这股花果并存的，并不多见吧。

这样的嫩丝瓜入得画来，真是好看，很多画家都喜欢画它。齐白石喜欢，他的两个门生李苦禅和姜师白也喜欢。作为齐派画家，三位大师的丝瓜有相同之处，但白石老人素来强调“似我者死”，强调自成风格，所以画法又各各不同。门外汉的我更喜欢姜师白的，因为他喜欢画嫩丝瓜，他的画里，丝瓜往往细长碧绿，坠着的花儿娇黄艳丽，配上墨叶，瓢虫蜜蜂，整幅画儿清丽灵动。而白石的丝瓜喜用灰和蓝，花儿也偏用略暗的土黄，画面终不及师白明亮；苦禅喜画老丝瓜，用重墨渲染，有磅礴的气势，不是我喜欢的素静的样子。也许，拉过人力车住过庙宇的他，生性阔豪直率，不似我等小女子，偏好婉约清浅。——如

此妄谈，真是唐突大师了。

那些顶着花儿的嫩丝瓜，入画美，入口来，更是诱人。把那层风一样薄嫩的青皮儿，用刮刀一条一条地刮下来，滑嫩的瓜瓢渗出芬芳的汁液。

因为喜欢丝瓜那种略带中药气的香，这些做法我都尝试过，不过最喜欢的还是清炒丝瓜，每次炒时，我都喜欢拍些蒜瓣在里面，这样，用白底蓝花的碟子盛出来，青瓜上白蒜点点，仿佛小舟行碧水，又若白荷绿叶间，有那么一点诗意，又有寻常岁月的朴素与安分。不及动箸，先赏心悦目了。

远离乡村，丝瓜见得少了，偶尔于闹市中看到一架，心中便有些兴奋，就想多看一会儿。纺织路边上有几架，藤蔓沿着墙根爬上去，爬到房顶，覆盖了一片墙一片屋瓦，还有一处攀上了电线杆，把丝瓜挂得高高的，让你够也够不着。那高悬的丝瓜总能得以幸存终老，慢慢在深秋的风里干枯。北风呼啸的时候，它在电线上荡来荡去，满腹的种子哗啦啦作响，让人心生萧索苦寒之感。不知道哪一天，藤蔓枯断了，老丝瓜啪地坠下来，然后被人捡去，撕了皮磕了籽，刷锅洗碗去了。

平生默许秋风后，始见君心万缕丝。用来当洗碗布的丝瓜瓢如丝如网，盘绕纠结，却也甘于盆勺之间的油污和寂寞。那些蜂痴蝶恋，那些月浸风拂，都沉淀在记忆的水底，是前世里的事了。少时无心无丝，爱上层楼爱言愁，中年心绪结千缕，欲说还休，等到暮年，芯已成空，随处可安，又怎么会计较在厨房还是挂高墙呢？

小河边的垂柳长出叶子来了。虽然我日日从那里走过，可是，直到昨天，我才猛然发现，满树的鹅黄，粉蝶翅膀一样粘在柳枝上，映着暖暖的春阳，柔柔地摇曳着。我的目光也突然柔软起来，柳丝般飘逸。就在那一瞬间，灿烂的阳光仿佛顺着我的眼眸，静静地照在了我的心上。

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。有多少个春天，我看不见花的盛开和叶的生长，听不见风的细语和鸟的呢喃。在我迟疑的目光里，杨柳再曼妙，也不能拂起我心的涟漪。至于羌笛何须，昔我往矣这些前人的词句，也显得有些矫情。而把垂杨柔枝比作美人的婀娜，那就不仅仅是酸腐，简直是恶俗了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柳枝的短，而是我的心湖早已春水不生。我像个老迈的人，看山还是山，所有属于春天的柔软都变得坚硬，所有属于春天的喧嚣都归于沉寂。我那些可怜的想象的翅膀，都凝固了。

我比荒原更渴望有一场春雨，将我浇个透彻，涤荡我的身心，给我一个全新的开始。然后让春风再次悠悠地在我心头吹拂；让我的原野花开遍地，火红的玫瑰从眼前一直铺向天涯，铺向白云升起的地方；让我心的湖畔依旧绿柳垂杨，青草从水边漫向白云下的山冈；让我的文



字吸足阳光，如秋天的稻穗一样，颗粒饱满。

雨，终究没有到来。然而，毕竟已是春天，所有的叶芽都已在寒冬里孕育，所有的柔软也都历经了冰雪的锤炼，只要有阳光，它就要绽放，只要有春风，它就会飘摇，季节的喧嚣稍稍淹没了恒久的忧伤。那种忧伤来自灵魂，来自纯洁，来自一个遥远的梦想。

能有片刻虚幻的欢娱，这个春也算没有虚度。且让目光跟春柳保持一样的柔软，让心情跟阳光保持一样的温度，至于夜的清寒，就留给冷冷的月光。

一地稻谷

张先鼎

不知是收割机的故障，还是运输工具问题，或是哪位农民兄弟不小心，田头，散落着一地稻谷。那些稻谷，金黄金黄的，确切地说，更接近阳光的颜色。我想，这粒粒艰辛，一定凝聚着农家人很多惋惜。

说不清何种原因，肯定不是粮食短缺，我弯下腰，一粒一粒地捡拾着。田间里，泥土的气息，稻草的气息，融和着，散发着，在我的衣襟边，手指和面颊旁，在我的一呼一吸间，五脏六腑里，很亲近，很舒适。造物主就这样，把人与泥土、与庄稼、与粮食紧紧联系在一起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身份高低，都离不了这种气息，因为，这种气息，在酿造着我们赖以生存的饭香。

我凝视着手中的稻谷，凝视着的是三月的料峭、七月的流火。庄稼是神圣的，也是娇贵的。在漫长的萌动、放叶、拔节，以及抽穗、扬花里，哪一步都离不开庄稼人的精心呵护。即使在成熟的前夜，田埂上，还有倾听庄稼呼吸的脚步声。这时，我想起了父亲，他一生都伴随着庄稼，为了庄稼，端着饭碗，还望着野外，从寒意浓浓的早春，到骄阳似火的盛夏，卷着的裤管，就没有放下过，一双赤着的脚，踩过薄薄的冰，更踩过炽热的小路。父亲去世时，只留下三件东西，一把锹，一顶草帽，一套斗笠和蓑衣，这就是父亲全部“遗产”了，因此，我们珍藏了许多年。庄稼人就这样，除了庄稼，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子孙的，而庄稼似乎像位恋人，只要农家人的一颗心，稍

有疏忽，就是大把的叹息。

母亲曾经说过，粮食是上天恩赐的，糟蹋了粮食，哪怕是一粒，也是有罪的。于是，姐姐就带着我，用泥团去粘田里散落的稻粒，然后，用淘米箩在水里淘洗，一会，泥漏掉了，金灿灿的稻谷就露出来了，我们抹着脸上的泥土，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成果。后来，我们家的粮食总是不够吃，为从工分之外获得一点粮食，每到秋天，就在稻茬里寻找遗下的稻穗。为鼓励多拾，母亲为我们每人准备一只罐子，看谁先拾满。因为拾的人多，姐姐哥哥还有我，拾了一个秋天，谁也没有拾满一罐子。再后来，土地承包了，粮食不再短缺，那种延续世世代代的拾秋，也就悄然终止了。一次，我回家看望母亲，母亲刚从田里回来，满面的笑容，一如皴裂的土地。我劝母亲该歇歇了，她捏着一把稻穗：“瞧那些稻子散落的，这哪像过日子？”也许，母亲就是我们村里最后一个拾秋的人了。

“锄禾日当午”的光芒还在，我们好像要转过身来，顺着这种光芒，看看农家人的汗水是怎样渗进庄稼的根部的，到酒店，进饭馆，或者是大排档，让泔桶里少些可惜。

我举目环视着，这时候的田野，像产后的孕妇，在习习的秋风里静静地躺着，只有远处的几棵红枫，在默默地陪伴着它。我不知道，眼下这些散落的稻谷，怎么有如此的诱惑力？竟让我这样举步艰难……